

社会的运动、变化、发展中进行考察。因为人性本身就是一个处于普遍联系（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联系，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联系）和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的动态范畴。“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，实际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<sup>①</sup>。世界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人性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，人性是具体的、发展变化的。人的“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”<sup>②</sup>，生产实践是人们最基本的实践活动，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。要把握人性问题，就不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，而应该具体地分析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关系，才能提出人性的本质。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根本区别所在。

### 《辞源》“文心雕龙”条辨正

新出《辞源》“文心雕龙”条著录：“南朝梁刘勰著。十卷，五十篇。以文章雕缛成体，取战国齐人驺衍别名雕龙奘为义，故称《文心雕龙》。其书论文章之体制及其工拙。自隋唐即通行。……”

“驺衍别名雕龙奘”是错误的。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载：“齐有三驺子。其前驺忌，……先孟子。其次驺衍，后孟子。……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，如淳于髡、慎到、环渊、接子、田骈、驺奘之徒，各著书言治乱之事，以干世主。……驺奘者，齐诸驺子，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。……驺衍之术迂大而恢辩，奘也文具难施，淳于髡久与处，时有得善言。故齐人颂曰：‘谈天衍、雕龙奘，炙毂过髡。’”（以上重点号皆引者加）裴驷《集解》转录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“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，天地广大，尽言天事，故曰‘谈天’。奘修衍之文，饰若雕镂龙文，故曰‘雕龙’”。可见从《史记》到《别录》，司马迁和刘向都没把二驺混为一人，驺衍是“五德终始说”的创始人，是“稷下学派”的代表人物，当时受到各诸侯国的普遍礼遇，声名卓著。同时稍后的驺奘，学其一端，以文采擅名。“驺衍别名雕龙奘”未知何据？会不会是《文心雕龙》误用在先呢？《序志篇》说：“古来文章，以雕缛成体，岂取驺奘之群言雕龙也”。《诸子篇》说：“驺子养政于天文”、“邹（即驺）子之说，心奢而辞壮。”《时序篇》说：“稷下扇其清风，兰陵郁其茂俗，邹子以谈天飞誉，奘以雕龙驰响”云云，“驺衍”、“奘”分而别之，“谈天”、“雕龙”两相对举、郭郭分明，也不曾误用。

至于单举“雕龙奘”来注释《文心雕龙》之名，而不及更为主要的“文心”之义，也是易于造成理解上的偏颇的。而且把《文心雕龙》框囿在“论文章之体制及其工拙”的范围内，其失在狭。《文心雕龙》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“体大虑周”的文论专著，论述所及不仅仅而且主要不是“文体”（论体制）和“文评”（论工拙）两部分，还有“文原”、尤其是“文术”诸论，颇多创见，这方面的论析，前修时贤辨之已详，兹不赘述。（赵 坚）

①② 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3卷第5页。